

也谈西夏语里的小舌音问题

孙宏开,刘光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西夏语的语音系统里过去没有人构拟小舌音,20 世纪 90 年代,聂鸿音发表文章谈到西夏语的小舌音问题,但笔者总觉得证据不充分,构拟也存在一些问题。文章根据西夏语的汉字注音为基本资料,找出西夏语与藏缅语族羌语支语言的同源词,并根据羌语支语言这些同源词目前的语音状况,拟测了西夏语的音位系统里应该有一套小舌音声母。

关键词:西夏语;羌语支;历史比较;小舌音;构拟

中图分类号:H2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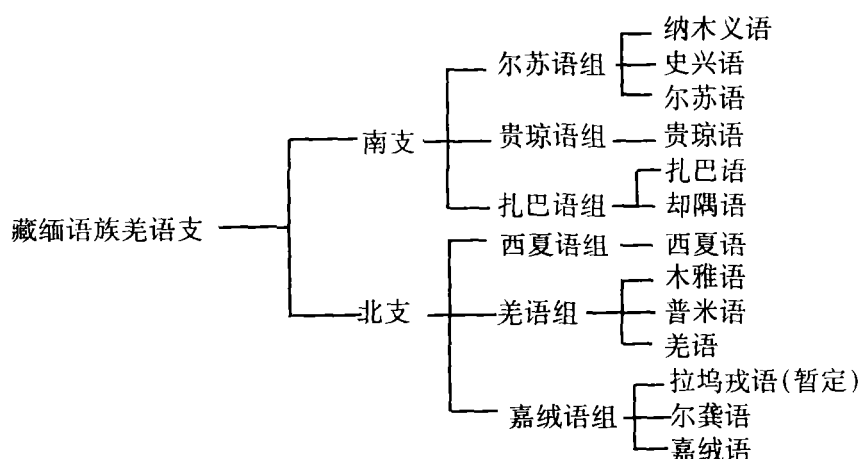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01)06-0059-05

1992 年,《宁夏社会科学》刊登了聂鸿音先生的论文,题目是《西夏语的小舌塞音》(见聂鸿音《西夏语的小舌塞音》,《宁夏社会科学》1992 年第 4 期),后来在他执笔撰写的《西夏语比较研究》一书的“语音比较”部分,在该书的第 47 页,对西夏语中的小舌音作了较全面的讨论(参见孙宏开、马忠建、聂鸿音、李范文《西夏语比较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在此二文的启发下,我们觉得关于西夏语小舌音的问题还有不少话可以说,一方面对聂文作一些补充,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西夏语里不仅有小舌塞音,而且应该有小舌擦音。也就是说,西夏语里有一套小舌部位的塞音和擦音。现将有关问题简要论证如下。

一 关于西夏语小舌音的有关背景

近年出版的《西夏语比较研究》,作者们通过数年间艰辛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的比较研究,参加课题研究的学者一致同意把西夏语由原来的藏缅语族彝语支归入羌语支。1999 年 11 月在台湾举行的藏缅语族羌语支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也都认为西夏语应该归入羌语支。羌语支在藏缅语族语言里是一个新确立的语言集团,近 10 多年来,通过对语言特点的多方面比较研究,西夏语在这个语言集团里的地位大体如下表(此表引自孙宏开《论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语言》,《语言暨语言学》第 2 卷第 1 期,中国台北)。



表中西夏语处在羌语支语言的核心地位,它属于羌语支的北支,但又与南支比较接近,是介于南支和北支之间的一种文献语言。这个定位很重要,因

为羌语支语言发展不平衡,从北支到南支无论在语音上还是语法上都存在着一个演变链,这个演变链往往和语言接触有密切关系。举个例子说,羌语支

收稿日期:2001-09-15

作者简介:孙宏开(1934-),男,江苏张家港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汉藏语系研究。

语言都有复辅音,但从北支开始往南,复辅音存在一个简化的趋势,它们的简化方式和途径,虽然千差万别,但总的趋势是一致的。换句话说,由北向南,越往南,复辅音的数量越少,结构越简单。再以声调为例,它与复辅音的演变方式恰恰相反,复辅音越多的语言或方言,声调的作用越小,甚至声调没有区别词义的作用或者作用很小,而越往南,则声调区别词义的作用越大。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它与语音的历史演变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一般来说,复辅音越丰富的语言或方言,语法范畴也复杂,语法形式用丰富的黏着性的前缀和后缀,反之则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往往大大地简化。这种规律被大量的个案研究所证实,而较少有例外。有时即使有例外,我们也能通过比较研究找到例外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从大的格局来定位某一种语言语音、

语法等特点的总框架。在这样的状况下作出的假设,一般不会太离谱。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西夏语里的小舌音问题。小舌音是羌语支语言在语音上保留藏缅语族乃至汉藏语系早期语音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志(详见孙宏开《原始汉藏语的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二》,纪念王力先生诞辰 100 周年语言学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2000 年 8 月。该文根据原始侗台语、苗瑶语、南岛语等都构拟了小舌音,还根据最近一些学者认为上古汉语也有小舌音,构拟了原始汉藏语的小舌音系统),是一种古老的语音现象,至少原始藏缅语应该有小舌音。目前除个别语言的个别方言以外,几乎所有羌语支语言毫无例外地都保留了小舌部位的音,请看下面一些羌语支语言语音系统中小舌音的情况:

羌语支语言	小舌塞音	小舌擦音	复辅音中的小舌音情况
羌语桃坪话	q qh G	χ ʁ	有小舌音,较丰富
嘉绒语西北部方言	q qh	χ ʁ	有小舌音,很丰富
尔龚语	q qh	χ ʁ	有小舌音,很丰富
拉坞戎语业隆话	q qh	χ ʁ	有小舌音,很丰富
普米语	q qh G		有小舌音,不丰富
木雅语	q qh G	χ ʁ	有小舌音,极少
扎巴语	q qh		有小舌音,不丰富
却隅语	q qh G	χ ʁ	有小舌音,较丰富
贵琼语	q qh		无
纳木义语	q qh G	χ ʁ	有小舌音,不丰富
史兴语	q qh G	χ ʁ	有小舌音,不丰富
尔苏语西部方言	q qh	χ ʁ	有小舌音,不丰富

(表中拉坞戎语资料引自尹蔚彬的博士论文《业隆话动词的形态变化及语属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0 年 5 月;表中却隅语资料引自戴庆厦、黄布凡等著《藏缅语十五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年)

上面 12 种现在仍然活着的羌语支语言中几乎都保留了小舌音,其中嘉绒语和尔苏语的东部和中部两个方言中的小舌音已经消失,但西部方言仍然保留了小舌音,它们总的演变趋势是简化,而且使用频率逐步降低。其中有的语言小舌擦音已经合并到舌根音或喉音里面去了,小舌浊塞音在羌语支语言里也只有部分语言保留,而且使用频率极低,个别语言还保留小舌部位的鼻音,如木雅语、纳木义语等。羌语支语言这么普遍存在小舌音,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西夏语作为羌语支里的一个核心语言,我们认为,在小舌音问题上也不会例外,也应该有小舌音。特别是早在西夏建国时期的一千多年前,西夏语的小舌音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么,小舌音是否舌根音的一种变体,是否后发展起来的呢?从羌语支和藏缅语族语言对应的资料

和羌语支语言语音自身演变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再从汉藏语系或一些学者认为与汉藏语系有密切关系的一些语族里都构拟了小舌音来看(梁敏、张均如所著《侗台语概论》构拟了小舌音,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王辅世、毛宗武所著《苗瑶语古音构拟》也构拟了小舌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甚至何大安、杨秀芳在原始南岛语里也构拟了小舌音,详情见他们为《台湾南岛语言》丛书所写的“导论”,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 年版),我们初步判断,它是原始汉藏语的一种古老的语音现象,在现代一些藏缅语族非羌语支语言里,除了少数语言目前还存在一些遗迹外,多数语言已经逐步消失,部分归入舌根音,部分演变为喉音(关于小舌音在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中的演变情况,参阅潘悟云所著《喉音考》,《民族语文》1997 年第 5 期)。而现代羌语

支语言里,小舌音不仅保留了与舌根音对立的不同音位,而且它们还和舌根音一道出现在复辅音的基本辅音位置。当然,也有部分羌语支语言的方言里,小舌音正处在陆续的消失过程之中。

二 从同源词的语音对应拟测西夏语里的小舌音

在西夏语词汇比较过程中,我们发现西夏语有一批与羌语支和部分彝语支语言的同源词,下面拟列出部分相关发音部位的同源词的读音情况作为参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西夏语小舌音的构拟问题。

例1,汉义“哭”,西夏语汉字注音为“贵”,普米语南部方言读 $squa^{55}$,木雅语读 $_{\text{NCB}}^{35}$,贵琼语读 qo^{35} ,史兴语读 qe^{55} ,白语怒江方言读 qho^{55} 。

例2,汉义“缺”(指碗缺了一个口),西夏语汉字注音为“更”,普米语南部方言读 $squa^{55}ti^{13}$,木雅语读 $qu^{55}tsho^{33}$,拉祜语读 qhe^{21} 。

例3,汉义“蹄”(指马蹄),西夏语汉字注音为“鬼”,木雅语读 $que^{33}tshw^{33}$,纳木义语读 $qha^{55}tse^{33}$ 。与上述两个语言有同源关系的语言还有普米语北部方言的 $kua^{55}fa^{55}$,尔龚语的 zko ,嘉绒语的 $taka$,贵琼语的 qga^{35} ,尔苏语的 $qkhua^{55}$,彝语的 kho^{21} ,纳西语的 $khua^{55}be^{31}$,缅甸的 $khwa^2$,但都读舌根音了。

例4,汉义“力气”,西夏语汉字注音为单音节的“/夷隔/”,羌语支语言里读小舌音的有普米语南部方言的 qa^{13} ,羌语北部方言麻窝话的 qu ,南部方言桃坪话的 qa^{33} ,纳木义语的 $ma^{33}sa^{35}$,史兴语的 $ba^{33}khua^{55}ji^{55}$ 。此外,彝语的 yw^{33} ,纳西语的 ka^{33} ,拉祜语的 ya^{33} ,白语的 yw^{42} 等,也都是同源词,但都读舌根音。

以上例1~例4,根据同源词的语音对应,我们构拟西夏语的声母的基本辅音为小舌音。 $[*q]$ 聂鸿音先生的文章中认为西夏语的双拼字“夷-”,是表示西夏语小舌浊塞音声母 $[G]$ 的证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另外的解释,将另文讨论。

与此同时,我们还认为西夏语里有与小舌音 $[q]$ 相对立的舌根音 $[k]$,例如:

汉义为“偷”,西夏语汉字注音为“骨”,西夏语与藏缅语族部分语言同源以及羌语支语言大部分同源的是:普米语 ku^{55} ,羌语北部方言 $squa$,羌语南部方言 $χka^{55}$,木雅语 kw^{55} ,扎巴语 ku^{55} ,纳木义语 qku^{33} ,藏语康方言 ku^{55} ,藏语卫藏方言 ku^{55} ,门巴语 ku^{55} ,彝语 khu^{33} ,傈僳语 khu^{31} ,纳西语 khv^{33} ,缅甸语 kho^{55} ,怒苏语 khw^{55} ,独龙语 kw^{55} 等。这组例证西夏语和整个藏缅语族语言都同源,西夏语为不送气的清舌根塞音,羌语支和藏语支基本上都是不送气的,而彝语支基本上都是送气的舌根清塞音。

例5,汉义为“苦”,西夏语汉字注音为“客”,羌语支多数语言与西夏语同源,读音大多是清送气小舌塞音,彝语支有小舌音的语言,也读清送气小舌塞音。例如:羌语北部方言 qha ,羌语南部方言 qha^{55} ,

普米语南部方言 qha^{13} ,木雅语 qha^{35} ,纳木义语 qha^{35} ,史兴语 qha^{55} ,拉祜语 qha^{55} ,白语怒江方言 qhu^{33} ,撒尼彝语 qho^{11} 。

例6,汉义为“碗”,西夏语汉字注音为“枯”,部分羌语支语言与西夏语同源,它们大部分都读清送气小舌塞音,少数读擦音,个别彝语支语言也读小舌音。例如:尔龚语为 $qhuazi$,贵琼语为 qho^{55} ,纳木义语为 qha^{33} ,史兴语为 qho^{55} ,羌语北部方言为 $kutʂa$,羌语南部方言为 ku^{241} ,白语怒江方言为 qe^{42} 。

例7,汉义为“射(箭)”,西夏语汉字注音为“夸”,部分羌语支语言与西夏语同源,读音都是清送气小舌塞音。例如:羌语北部方言为 $qhuat$,羌语南部方言为 qha^{33} ,木雅语为 $qho^{55}lu^{55}$,纳木义语为 qha^{35} 。与西夏语有同源关系的还有纳西语,但读舌根音,如纳西语两个方言都读 kha^{55} 。

例8,汉义为“(牛)角”,西夏语汉字注音为“块”,与西夏语同源的羌语支语言有:纳木义语读 $qhuw^{55}$,史兴语读 $qhuat^{55}$,羌语南部方言读 $z_{\text{C}}^{55}qo^{55}$,尔龚语读 $qlem be la$,白语读 qo^{44} 。部分彝语支语言也与西夏语同源,但读舌根音,如纳西语 kho^{33} ,怒苏语读 $khaw^{35}$,哈尼语读 khw^{55} 。

以上例5~例8,根据同源词的对应,我们构拟西夏语的声母为 $[*qh]$ 。

例9,汉义为“针”,西夏语汉字注音为“黹”,与西夏语同源的羌语支语言有:羌语北部方言 xe ,羌语南部方言 xe^{55} ,尔龚语 $ɣavu$,木雅语 $ɣe^{35}$,尔苏语 xat^{55} ,纳木义语 $ɣo^{33}$,史兴语 $ɣo^{55}$,普米语南部方言 qho^{55} ,扎巴语 qho^{55} 。此外,彝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藏语支等也都是同源词,但读音一部分为舌根音,一部分为唇音或喉音,如弥勒彝语 yo^{21} ,傈僳语 yo^{41} ,纳西语 yo^{13} ,豪白哈尼语 yo^{31} ,拉祜语 yo^{11} ,怒苏语 yo^{55} ,缅甸文 ap ,载瓦语 ap^{55} ,阿昌语 ap^{55} ,独龙语 $wā p^{55}$,藏文 $khab$,门巴语 $khop^{55}$,仓洛语 $kham$,义都语 $khwu^{55}$ 。这个例证中的缅甸文、载瓦语和阿昌语都是开音节的,但我们推测它前面有一个喉塞音,大体符合了小舌音中一部分演变为舌根音,一部分演变为喉音的规律。

例10,汉义为“门”,西夏语汉字注音也是“黹”,与之对应的羌语支语言有:木雅语读 $ɣe^{35}$,尔龚语读 $ɣa$,纳木义语读 $qho^{33}bu^{33}$ 。羌语支语言和部分彝语支语言的同源词也有读舌根音的,如:扎巴语读 ya^{55} ,哈尼语读 $yo^{33}xe^{31}$,尔苏语读 ngo^{33} ,普米语南部方言读 $kā u^{13}$,纳西语读 khe^{33} 等。

例11,汉义为“胸脯”,西夏语汉字注音为“黹”,与之对应的羌语支语言有:尔龚语读 $ɣelɔ$,纳木义语读 $ɣo^{55}ɣy^{55}$,史兴语读 $ɣo^{33}z_{\text{C}}^{35}$,与西夏语同源的还有其他一些语支的语言,读音有舌根音、唇音和喉音都有,如普米语北部方言读 $ho^{55}ɣ_{\text{r}}^{55}$,博嘎尔语读 $fiogboq$,贵琼语读 $wɔ^{13}tca^{33}$,纳西语读 $ya^{33}pv^{33}$,浪速语读 $ya^{31}kɔ^{31}$ 等。

例 12, 汉语为“十”,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𪛗”, 羌语支多数语言与之相对应。为了比较数字“十”与其

他数词结合的情况, 下面不仅比较西夏语中的“十”, 而且比较数词“十”与其他数词结合的情况:

汉语	西夏语注音	桃坪羌语	史兴语	木雅语	尔龚语	纳木义语	扎巴语
十	𪛗	χa ³¹ dy ³³	qe ⁵⁵	fiε ³⁵ kø ⁵⁵	zka	χo ³³	xa ³⁵ t ɔ̃ ⁵⁵
十一	𪛗𪛗	χa ³¹ tɕi ³³	qe ⁵⁵ tɛ ⁵⁵	fiε ³⁵ ti ⁵⁵	ɣavzau	χo ³³ tɕi ³³	xa ³⁵ ti ⁵⁵
十二	𪛗能	χa ³¹ ɳi ³³	qe ⁵⁵ ɳi ⁵⁵	fiε ³⁵ nu ⁵³	ɣamne	χo ³³ ɳi ⁵³	xa ³⁵ na ⁵⁵
十三	𪛗桑	χa ³¹ si ³³	qe ⁵⁵ s ɳ ⁵⁵	bo ³⁵ so ³⁵	ɣavsu	χo ³³ so ⁵³	xa ³⁵ su ⁵⁵
十四	𪛗勒	χa ³¹ ɕɕi ³¹	qe ⁵⁵ ɕuɐ ⁵⁵	bo ³⁵ ru	ɣavzɛ	χo ³³ zɿ ³³	xa ³⁵ zɿ ³⁵
十五	𪛗/鱼骨/	χa ³¹ ŋa ³³	qe ⁵⁵ fi ɳ ⁵⁵	fiε ³⁵ ŋa ⁵⁵	ɣamque	χo ³³ ŋa ³³	xa ³⁵ ŋua ⁵⁵
十六	𪛗抽	χa ³¹ tɕhu ³³	qe ⁵⁵ tɕho ⁵⁵	bo ³⁵ tɕhi ⁵⁵	ɣavtɕeu	χo ³³ qhu ³³	xa ³⁵ tɕh ɔ̃ ⁵⁵
十七	𪛗折	χa ³¹ ɕiɔ̃ ³³	qe ⁵⁵ ɕ ɕ ³⁵	bo ³⁵ ɳ ɿ ⁵⁵	ɣasɳi	χo ³³ ɕɿ ³³	xa ³⁵ ŋa ⁵⁵
十八	𪛗耶	χa ³¹ tɕhe ³³	qe ⁵⁵ ɕyi ³⁵	bo ³⁵ ɕo ⁵⁵	ɣazɕie	χo ³³ h ɿ ³³	xa ³⁵ ɕue ⁵⁵
十九	𪛗乞	χa ³¹ χguə ³³	qe ⁵⁵ guɐ ⁵⁵	bo ³⁵ ŋgu ³⁵	ɣeŋgue	χo ³³ ŋgu ³³	xa ³⁵ gu ⁵⁵

值得注意的是藏语支“十”的读音为 btɕu(藏文), tɕi³³(门巴语), 彝语支的读音为 tshi⁴⁴(彝语), tshɿ⁴⁴(傈僳语), tshe³³(纳西语), tshe⁵⁵(哈尼语), tshe³¹(怒苏语), tse⁴²(白语), 缅语支的读音为 hse⁵³(缅甸语), tɕhe⁵⁵(阿昌语), lɿ²¹ tshe⁵¹(载瓦语), 看起来它们和西夏语的读音都比较远, 很难说它们有同源关系。但羌语支语言则不同, 西夏语用“𪛗”这个字来注“十”的音, 比较羌语支语言里“十”大部分都是小舌音, 联系例 9~例 11, 西夏语都是用汉字“𪛗”来注小舌音, 而且所注的音节都是低元音, 这就很值得我们来讨论“𪛗”字在西夏语注音时期的实际读音到底是什么。“𪛗”是一个不常用的怪字, 属影母, 从声符“奄”得声, 以“奄”作声符的谐声字有淹、掩、阇、崦、奄、腌、俺、淹、庵、鹇等多个。一般都有带[i-]介音和不带[i-]介音的两种读法。我们推测用“𪛗”这个汉字来注西夏语的时候, 它应该读不带[i-]介音的音, 当时的实际读音应该是[ʔa̰](据聂鸿音先生见告, “𪛗”字在广韵中有乌合切之记载, 如果“𪛗”有人声的读法, 则它的拟音可以不带鼻化音), 用它来注小舌部位的擦音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也是与实际读音最接近的了。因此, 西夏人除了用它来注了上述 4 个例证外, 还用它来注了西夏语的“盖子”、“(绑得)紧”等羌语支语言里的小舌擦音。除此以外, 西夏人还用“喉”(注“哑巴”)、“悟”(注“中间”)、“讹”(注“挂”、“枕头等”)、“崑”(注“城市”)、“吴”(注“头”、“头发”等)、“午”(注“帮助”)、“兀”(注“梳子”)等汉字来注西夏语中带合口韵的小舌擦音。根据以上的讨论, 我们构拟西夏语里应该有[*χ]、[*ɕ]两个小舌擦音。

三 余论

1. 西夏语里有没有小舌音, 我们进行了上述论证, 并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认为应该有[q]、[qh]、

[χ]、[ɕ]4 个小舌部位的塞音和擦音, 至于西夏语里是否有小舌浊塞音, 并且也发现一些证据, 但现在要下结论, 似乎没有把握。因为, 如果原始汉藏语有小舌音的话, 到目前为止, 大多数语言已经消失, 仅仅在部分汉藏语系语言里仍然保留了部分遗迹。羌语支语言总体来说比较保守, 因此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小舌音, 但也同样处在变化过程中。只不过羌语支语言小舌音的演变和消失要比其他汉藏语系语言缓慢而已。但种种迹象表明, 它也在发生变化, 例如, 少数语言的方言里小舌音已经消失, 如嘉绒语和尔苏语的东部方言, 普米语北部方言的部分地区等。有的语言虽然语音系统中保留了小舌音, 但使用频率已经降低, 出现了别的语言读小舌音的, 它已经演变为舌根音或喉音了。再一个情况是, 大多数羌语支语言里的小舌鼻音和小舌浊塞音已经消失。

从一般规律来看, 小舌音消失的途径基本上是, 首先开始于鼻音和浊塞音, 然后擦音陆续合并于舌根或喉门, 直至小舌音完全消失。那么, 西夏文创制时期, 西夏语里的小舌音状况应该是怎样的呢? 我们以为, 它和其他羌语支语言一样, 已经处在消失过程中, 使用频率已经不高, 鼻音和浊塞音已经基本上消失, 最大可能是仅仅保留了使用频率极低的浊鼻冠音。请分析下面两个例证。

例 13, 汉语为“瘦”,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额𪛗”, 与西夏语有同源关系的羌语支语言有: 普米语南部方言读 sɕu¹³, 尔龚语读 ɣqhiŋqhi, 木雅语读 qhɐ³³ qhɐ⁵³, 扎巴语读 qha³⁵ rɔ̃⁵³, 羌语北部方言读 ɣe。此外, 部分羌语支语言、彝语支语言、缅语支语言等多数读舌根音, 如纳木义语读 ɣe³³ ɣe⁵³, 尔苏语读 hka⁵⁵ dzu⁵⁵, 嘉绒语读 nəkhɿ, 彝语读 gu⁴⁴ dɕi³³, 哈尼语读 ke⁵⁵, 怒苏语读 kɕu⁵⁵, 阿昌语读 kuak⁵⁵, 载瓦语读 kji⁵⁵等。这个词西夏语汉字注音为“疑”母字, 理应构拟舌根鼻音, 但西夏语的鼻音中, 包含了少量带鼻冠的浊塞音(参阅

孙宏开《西夏语鼻冠声母构拟中的几个问题——从〈掌中珠〉西夏语汉字注音谈起》,《民族语文》1996年第4期,第50页~第60页),我们根据藏缅语族语言多数读浊塞音或送气塞音(关于汉藏语系语言里送气音的来源,参阅孙宏开《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二》,纪念王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语言学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2000年),羌语支语言多数读小舌音,部分读舌根音,而且有的语言读带鼻冠音的复辅音。

例14,汉义为“头”,西夏语汉字注音为“。吴”,与西夏语同源的羌语支语言是:羌语北部方言读 qə,羌语南部方言读 qə³³,普米语南部方言读 qho⁵⁵,尔龚语读 ɣuə,木雅语读 ɣɛ³⁵,纳木义语读 ɣo⁵⁵,史兴语读 ɣo³³,扎巴语读 xo³³,嘉绒语读 ko,大方彝语读 o³³ɣu⁵⁵,拉祜语读 o³⁵qo¹¹,怒江白语读 tɔ³³qə⁴⁴,纳西语东部方言读 ɣo⁵⁵,怒苏语读 u³¹,土家语读 kho⁵⁵,独龙语读 u⁵⁵,格曼语读 kuu⁵⁵,达让语读 ku⁵⁵,苏龙语读 kɔ⁵⁵,藏文为 mgo,藏语康方言读 ŋgo³¹,门巴语读 kək¹³。这个例证的语音演变情况与例9“针”相似,从羌语支语言来看,它应该是小舌音,从大多数藏缅语族语言来看,它应该是塞音,从藏文的情况看,它应该是带鼻冠音的塞音。

因此,我们拟测西夏语当时的读音可能是带鼻冠音的小舌浊塞音[*ɣ̥]。这种拟测还有另一个原因,也就是带鼻冠的塞音较慢发生语音变化。当然这种拟测比前面的构拟更缺乏根据,有待进一步论证。

2. 非拼音文字的语言,要拟测它的语音系统,难度是非常大的。虽然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如反切、注音等可供参考,但关于小舌音这个难度极大的问题,上述资料都显得苍白无力。因此,我们只有依靠保存在活的语言里的证据。即使是拼音文字,如7世纪创制的藏文,我们在拟测它所代表的语音系统时,也得参照目前保存在藏语方言里的读音资料。西夏语是一个死亡了的语言,因此惟一可以作为构拟确凿依据的是与西夏语有较密切亲缘关系的羌语支语言和藏缅语族语言的资料。好在羌语支语言和藏缅语族语言的调查研究近几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为西夏语的构拟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参考资料。有人责难我们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有缺陷。不可否认,历史比较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缺陷,我们力求在开展此项工作时谨慎小心,从总体上来把握羌语支语言历史演变的脉络,尽可能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成理。

3. 1983年冬,孙宏开在起草《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一书的“导论”时,在关于小舌音和卷舌塞音一节里,对藏缅语族语言里的小舌音有过这样一段描述:藏缅语族部分语言中有小舌部位的辅音是历史的遗留,还是后起的语音现象?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很好研究的问题。我们还发现,这些小舌音与苗瑶语族、壮侗语族部分语言中的小舌音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就更引起我们的注意……藏缅语族部分带小舌音的词不仅藏缅语族内部是同源的,某些词与汉语也有同源关系,如果说藏缅语族部分语言中的小舌音是历史的遗留,这就意味着上古汉藏语也应该有小舌音……如果小舌音是一种后起的语音现象,那么就必须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在壮侗、苗瑶、藏缅等语族的部分语言里,不约而同地要从舌根音中分化出小舌音来,它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条件下分化出来的?从发音原理来讲,小舌音比舌根音难发,发音时也比舌根音更用力,从省力的原则来讲小舌音不大像后起的,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整个汉藏语系语言中的小舌音的同源关系以及构拟它的原始面貌。

近来,李永燧在《汉语古有小舌音》一文中(参见李永燧《汉语古有小舌音》,《中国语文》,1990年第3期,第209页~第214页)。潘悟云在《喉音考》一文中(参见潘悟云《喉音考》,《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第10页~第24页),也较全面地讨论了上古汉语存在小舌音,这种论证是有一定根据和说服力的。据聂鸿音先生见告,上古汉语有小舌音早在20世纪40年代陆志韦先生就已经指出过(参见陆志韦《古音述略》,《燕京学报》专号之20)。这方面的讨论,虽然各自掌握的资料不同,提出的证据不同,论证的范围和方法等也都有所不同,但其中不乏志同道合、殊途同归者。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语言学家西田龙雄教授也构拟了西夏语的小舌擦音[*ɬ̥](见西田龙雄《西夏王国的语言与文化》第50页,日本岩波书店,1997年),但出现在复辅音里面,也未见有塞音的构拟。西夏语关于小舌音的论证,也为汉藏语系小舌音的构拟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证据。但这方面的确认,还需要西夏学专家们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本文曾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6次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要旨,会后作了少量修改。会议期间,承蒙聂鸿音先生补充了一些好的意见,谨表谢意)

【责任编辑 王 涛 蒋 宇】